

H U A N G Y A N D E S H U A I L U O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萧 易 译



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

美是象征的象征。美揭示了一切，因为它从不表达。当它向我们展现它自己时，它向我们展现了整个色彩炽烈的世界。最高的艺术拒绝人类精神的负担，她从一种新媒介或新鲜素材中所得到的东西，要多于她从所有的艺术狂热、崇高激情或任何一次人类意识的伟大觉醒中所获得的东西。她沿着自身的谱系纯正地延续。她不象征任何时代，而时代却是她的象征。正是通过艺术，也只有通过艺术，我们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完美……

江苏教育出版社

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

[英] 奥斯卡·王尔德 著 萧易 译

谎言的衰落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谎言的衰落：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英)王尔德著；
萧易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1
ISBN 7-5343-5539-7

I. 谎... II. ①王... ②萧... III. 艺术评论-文集
IV. 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413 号

书 名 谎言的衰落——王尔德艺术批评文选
作 者 [英]奥斯卡·王尔德
译 者 萧 易
责任编辑 浦 渊 席云舒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邮编 210037)
电 话 025-85521756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2 万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43-5539-7/G·5234
定 价 39.80 元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奥斯卡·王尔德肖像

译者序

王尔德现在已经是一种风格的象征了。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他象征的是 19 世纪的早期美学思想；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他象征的是维多利亚时代遭受迫害的同性恋人士；而在普通大众看来，他象征的可能只是一个百无禁忌的花花公子。

余生也晚，没有机会像叶芝那样亲耳聆听或亲眼目睹王尔德作为一个伟大的健谈者的风采，不过，有幸翻译他这本艺术批评文选，也已经获益匪浅。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谁的文章能写得这么酣畅淋漓、神采飞扬。

王尔德首先是一个颠覆性的作家，他的这种颠覆性的基石不是声嘶力竭地呐喊口号，而是诙谐反讽的智性写作。他的写作同时具有机智和深度，但与现当代文艺批评家的克制风格不同的是，他偏爱一种夸耀张扬的个性化写作，这种夸张放大了成规陋习中荒唐的一面，使虚设的社交前提和保守的艺术准则摇摇欲坠。

王尔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自诩为煽动者，公然号召穷人去打劫或盗窃，说最有害的人就是那些努力行善的人；他又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声称所有的艺术都是不道德的，所有的思想都是危险的。他呼唤个性，肆意嘲笑那些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教义的艺术和生活法则，这必然会令一些传统人士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中的君子或许只不过视王尔德的夸张为一种玩笑，他们中的小人却不免对这个得意洋洋的才子怀恨在心。

然而王尔德却从来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他的那些一度看

上去有些乖僻的美学观点，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成了经典之说。王尔德是最早认识到词语在写作中的真实地位的人物之一，他说语言是思想的母亲，不是思想的孩子。他还是最早强调批评精神和自觉写作的人物之一，他认为批评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他曾经说过“正是批评的才能创造了新形式”；“每一个产生诗歌的世纪都是一个人造的（artificial）世纪，在我们看来某个时代里最自然、最简朴的作品，始终只是最自觉的努力的结果”；“所有杰出的虚构作品都是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尔德反对19世纪泛滥的现实主义，他相信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这倒并不是说他的写作前提就是要脱离现实，他只是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早意识到了写作技艺的重要性。在《谎言的衰落》中他比较过几个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家，包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和左拉等人。他对左拉显然没有太高的评价，“左拉先生的《酒店》和巴尔扎克的《幻灭》之间的区别，就是缺乏想像力的现实主义和虚构空间中的真实之间的区别”。莎士比亚虽然为王尔德所热爱，但他也偶有责言，“莎士比亚无论如何算不得无缺陷的艺术家。他太热中于生活的直接体验了，而且借用了生活本身的表白方式。他忘了，艺术一旦放弃虚构手法就等于放弃了一切”。

在王尔德的一生中，最富悲剧性的就是他曾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与道学家的论战上，他写《笔杆子、画笔和毒药》是为了强调一个罪犯也可能同时是真诚的艺术家，“内在美德不是艺术的真正基础”。他认为艺术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形式，“在对美的膜拜中，没有心智健全可言”，然而有时他终究不免悲叹，“社会常常宽宥罪犯，但从原不原谅梦想家”。事实上，和鲁迅一样，这些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他的创作才能，而且比鲁迅更为不幸的是，王尔德最终被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论调彻底摧毁了。

萧 易

2003年10月5日

目 录

谎言的衰落	1
笔杆子、画笔和毒药	53
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之一）	87
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之二）	135
面具的真理	187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	223
译后记	267
图版目录	269

谎言的衰落

——观察评论

一次对话。

人物：西里尔、维维安。

场景：在诺丁汉郡的一栋乡间宅邸的藏书室内。

西里尔（穿过看台的落地窗户走进来）：亲爱的维维安【西里尔和维维安（Cyril and Vivian），即现实生活中王尔德两个儿子的名字，在这篇对话录里被借用来做主角】，别把自己整天关在藏书室里。这可是一个绝妙的下午。空气柔润。树林那边的薄雾就像是李树上的紫色花蕾。让我们出去躺在草坪上，抽枝烟，享受一下自然吧。

维维安：享受自然！我很高兴地说，我已经全然丧失了那种官能。人们告诉我们，艺术使我们热爱自然更甚于早先时候了，它把自然的秘密揭示给我们，在仔细体会了柯罗（图1）【柯



图1 柯罗《达夫雷镇》

罗 (Camille Corot, 1796~1875), 法国“抒情风景”绘画大师】和康斯特布尔 (图2)【康斯特布尔 (John Constable, 1776~1837), 英国著名浪漫风景画家】之后, 我们就会在自然中看到以前疏忽掉的东西。我个人的经验则是, 对艺术的学习越深入, 对自然的考虑就越少。艺术真正揭示给我们的是自然在构思方面的欠缺, 她那古怪的粗疏, 那出奇的单调, 还有她那绝对是未完成式的现存状态。当然, 自然的初衷是好的, 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她没有本事去实现它们。当我注视一片风景时, 我没法不注意到它的全部缺陷。当然, 自然的不完美对我们倒是件幸事, 否则就不会有艺术可言了。艺术是我们勇气充沛的抗议, 是我们殷勤地试图为自然指明方向的努力。至于自然的无穷变化, 那纯属虚构。它不存在于自然中, 它只存在于想像力或幻想之中, 要么就是出自观察者那被教化出来的盲目无知。

西里尔: 唔, 你不必去注意风景。你可以光躺在草坪上, 抽

图2 康斯特布尔《干草车》



烟和聊天。

维维安：可是自然是那么地令人不快。草会戳人，高低不平，湿气又重，到处都是可怕的黑虫子。嘿，哪怕是最后的莫里斯工匠【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1834~1896)，拉斐尔前派著名画家和设计师。这里指莫里斯与人合开的艺术装修公司，该公司在19世纪的“装饰性艺术”潮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王尔德是拉斐尔前派的支持者，在艺术批评文章中有多处褒扬莫里斯、罗塞蒂和伯恩-琼斯等拉斐尔前派主将】也能为你制作出一把更舒适的椅子(图3)，比整个自然都做得好。在“借走了牛津之名的街道”(你所深爱的诗人曾不怀好意地如是说)【指牛津街 (Oxford Street)，伦敦著名的购物街】上的那些家具面前，自然将会黯然失色。我不是在抱怨。如果自然更令人舒适的话，人类就永远不会发明建筑业了，我是喜欢室内生活更甚于野外的。在室内我们可以感受到合适的比例，每件事物都从属于我们，根据我们的需要和愉悦而设。自我中心主义本身就完全是一种室内生活的产物，它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尊严来说是如此的必要。出了门，人就变得抽象和非人格化了。一个人的个性便会彻底离开他。而自然实在是太冷漠、太缺乏鉴赏力了。无论何时，当我走在这儿的公园里，我总会觉得对自然来说我和坡上吃草的牛以及沟里开花的牛蒡没什么区别。自然憎恨脑智，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思考是世界上最有害健康的事，死于它的人和死于疾病的没什么两样。幸而，至少在英国，思考是没有传染性的。作为一个民族而言，我们壮硕的体格完全应归功于我们民族的愚昧。我只希望在未来的许多年

图3 莫里斯装修公司出售的椅子



里，我们仍能维护好这道伟大的事关我们幸福的历史性堡垒；但是我担心我们正在开始接受过多的教育，至少每个没有学习能力的人都被送去教书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热情所带来的后果。在此期间，你最好回到你那乏味的、令人不适的自然中去，让我去核对自己的校样吧。

西里尔：写文章！这和你刚才所说的可不太一致啊。

维维安：谁要前后一致的？那种人是蠢材和教条夫子，是那种把自己的原则贯彻到行动的极致，乃至实践的归谬法的乏味家伙。不是我。和爱默生一样，我把“whim（反复无常）”写在自己藏书室的门上。此外，我的文章是最有益和最有价值的警示。如果它受到关注的话，也许会引发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西里尔：你写的是什么题目？

维维安：我打算叫它“谎言的衰落：一则异议”。

西里尔：撒谎！我本以为只有我们的政治家们还在延续这个习性。

维维安：我向你担保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来就没有超越过“曲解”这个层次，而且事实上始终俯就于验证、讨论和争辩。这和真正的撒谎者的脾性是多么的不同！真正的撒谎者拥有率直无畏的陈述，堂而皇之的不负责任，对所有形式的证据的健康自然的蔑视。说到底，什么才是优质的谎言？很简单，就是不证自明的那种。一个人如果实在缺乏想像力去为某个谎言编造证据，他倒不如当即老实交代算了。不，政治家是不成的。律师行业也许促进了某些事的发展，智者派的衣钵已经传给了它的那些成员们，他们做作的激情和假惺惺的修辞颇讨人喜欢，他们能使案件化险为夷，仿佛个个都是刚从莱昂廷学派【莱昂廷学派（Leantine schools）指拜占庭的神学家莱昂廷的学说，在这里用来讽刺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圆其说的诡辩术】钻进律师业的。他们众所周知的业绩是从半信半疑的陪审团手中硬生生地为他们的顾客夺回欢欣鼓舞的无罪判决，哪怕这些顾客的清白本来就

是显而易见的和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形时常发生。可是他们是受雇于平庸之辈的，而且从不会为要求适用先例而感到羞耻。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这种真相也迟早会露底。甚至报纸也退化了，他们现在可以说是绝对可靠的，读者在费力地阅读那些专栏时能体会到这一点，它总是报道所发生事件中最不堪一读的东西。我想我对律师和记者恐怕都说不出什么好话。另外，我要为之辩护的是艺术领域内的撒谎。我能为你读读我写的东西吗？它会使你大为受益的。

西里尔：行啊，如果给枝烟的话。谢谢。
顺便问一下，你打算投给哪家杂志？

维维安：给《回顾评论》。我想我告诉过你，精英人士们已经使它复刊了。

西里尔：你所说的“精英人士”指的是什么人？

维维安：噢，当然是指“厌倦的享乐者们”啦。那是个俱乐部，我就是它的成员。大家认为我们在聚会时纽扣孔里应该插上凋谢的玫瑰，还应该对图密善【图密善 (Domitian, 51~96)，罗马皇帝，该人喜好孤独，性情敏感】有所膜拜。但恐怕你是不够格的。你太热中于简单化的乐趣了。

西里尔：我想我会因为只具备动物的精神而被否决吧。

维维安：也许。另外，你年纪略老了些。我们不接纳这样年龄的人。

西里尔：唔，我想像你们彼此之间一定相互厌倦得很厉害吧。

维维安：是啊。这是俱乐部的宗旨之一。现在，如果你能保证你不经常插嘴的话，我



图4 王尔德大儿子西里尔（6岁时的照片）



图5 王尔德小儿子维维安（5岁时的照片）

就开始读我的文章啦。

西里尔：你会发现我是聚精会神的。

维维安（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悦耳嗓音开始朗读）：“《谎言的衰落：一则异议》——作为一门艺术、一种科学以及一种社交乐趣的撒谎形式的衰落，无疑是大多数当代文学之所以如此平庸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历史学家以事实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令人愉快的虚构；近代小说家则以虚构的伪装向我们报告呆滞无趣的事实。从手法和风格两方面来说，蓝皮书【Blue-Book，英国政府或议会发表的封皮为蓝色的官方报告】都在迅速成为近代小说家的理想。他拥有他那冗长的‘人之文献’，以及他那借助显微镜才能加以窥视的悲惨的‘宇宙小角落’。人们发现他逗留在法国国家书店或大英博物馆里，毫不知羞地钻研着自己的课题。他连跟随他人主张的勇气都没有，却坚持要直接去生活中找寻所有的东西，他从家庭圈子和周薪洗衣妇那里找到了他的人物典型，他获取了不少有用的见闻，哪怕是在最沉冥的时刻里，他都无法从这些见闻中完全解脱出来。最终，他在百科全书和个人体验之间碰了壁【该段文字讽刺的是法国作家左拉】。

“总的来说，我们时代的这种虚假理想给文学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就像他们谈起‘天生的诗人’那样，人们以不经意的口气谈论‘天生的说谎者’。但是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搞错了。谎言和诗歌都是艺术——正如柏拉图所知悉的那样，艺术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它们要求最谨慎的研究和最无私的投入。其实，它们有自己的技艺，就像更为有形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有它们在形式和色彩上的微妙秘密，还有工艺秘诀和审慎的艺术手法那样。人们通过美妙的乐感来辨认一个诗人，因此人们也可以通过富有韵味的谈吐来识别一个说谎者，而且，在这两种情形下仅仅依靠瞬间的突发灵感都是不够用的。和在别的领域里一样，在这儿，训练也必然先于完美。然而在这个摩登时代里，写诗的风尚已经过于流行了，如果可能的话应对其加以抑

制，同时，撒谎的形式却几乎陷入了不名誉的处境。许多年轻人开始生活时都有与生俱来的夸张天赋，如果在意气相投的相宜环境下，或者通过对最杰出榜样的模仿发展下去，也许会发展成某种真正伟大和令人惊奇的人物。可通常情形下，他变得什么都不是。他要么受困于追求精确性的轻率习性——”

西里尔：好家伙！

维维安：请别在一个句子的中间打断我。“他要么受困于追求精确性的轻率习性，要么逐渐沉湎于年长者和消息灵通人士的社交圈。这两者对他的想像力都起着同样的毁灭作用，就像事实上它们对任何人的想像力都起着毁灭作用一样，很短时间里他就培养起一种病态的、不健康的实话实说的能力，开始检验他生活中的每一种陈述，毫不犹豫地驳斥那些比他年轻得多的人，他通常以写那种与现实惟妙惟肖以至于没有人会认真考虑其或然性的小说来结束自己的生涯。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这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例。如果不想出办法来制止或至少是抑制我们对‘事实’的畸形崇拜，艺术就会患上不育症，美将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甚至连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先生（图6）这样惯于编织精致空幻文字的可爱大师也沾染上了这种‘摩登的恶习’（我们实在没有别的词来称呼它了）。通过试图把一个故事表现得过于逼真而掠夺了它的真实性，这种事确实存在，《黑箭》（图7）【《黑箭》（*The Black Arrow*），史蒂文森的小说】写得太缺乏艺术性了，连个可供吹嘘的年代错误都找不到，而哲基尔医生【哲基尔医生，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角】的变形过程读起来凶险得像是从《柳叶刀》【《柳叶刀》（*The Lancet*），英国的权威医学学术刊物，创始于1823年】中照搬出来的科学实验。至于赖

图6 史蒂文森小照





图7 《黑箭》1888年初版中的插图

角 (points of view), 在小说评论和小说理论中通常指故事的叙述者的位置, 一般分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两种, 又译做“视点”】的牺牲品。霍尔·凯恩先生【霍尔·凯恩 (Hall Caine, 1853~1931), 马恩岛作家。马恩岛位于爱尔兰海中, 主要语言为英语, 有自己的政府, 处于半独立状态】致力于宏伟的写作, 那倒是真的, 可是他扯足了嗓门写, 声音洪亮得没人能听见他在说什么。詹姆斯·佩恩先生【詹姆斯·佩恩 (James Payn, 1830~1898), 英国小说家】是隐藏各种不值一寻的物品这门艺术的行家里手, 他满怀一个近视眼侦探的工作热情对显而易见的事物穷追不舍, 直至将它们捕获。读者一页页地翻读下来, 这位作者的悬念逐渐变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威廉·布莱克先生【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ck, 1841~1898), 苏格兰诗人、小说家和插图画家。与更著名的 William Blake 译名相同, 但并非一人】那辆四轮马车的马匹们并非驰向太阳, 它们仅仅是把夜晚的天空骇出了狂烈的锌版印刷的效果, 看到它们临近, 农夫赶紧躲进了方言土语的地窖。奥利芬特夫人【奥利芬特 (Margaret Oliphant, 1828~1897), 苏格兰作家】兴高采烈地胡扯些什么助理牧师、草坪网球社团和家庭生活之类

德·哈加德【赖德·哈加德 (Rider Haggard, 1856~1925), 英国作家】, 他真的拥有或曾经拥有过顶尖级的说谎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可是现在他很害怕被怀疑成天才, 他想告诉我们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又在编造个人回忆并把它放进注脚作为一种胆怯的佐证时感到有所拘束。我们别的小说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亨利·詹姆斯先生【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1843~1916), 美国作家】写起小说来仿佛是在承担一种令人痛苦的职责, 他那清洁的文体、巧妙得当的习语和迅疾刻薄的嘲讽全都变成了干巴巴的动机和摸不着边的‘视角’【视

的乏味事儿。马里恩·克劳福德先生则早已把自己呈上了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祭坛。他就像法国喜剧里的那个滔滔不绝地讲述‘意大利的美丽天空’的女士。此外，他还养成了发表道德老调的坏习气，他总是告诉大家好行为是虔诚的而坏行为是邪恶的，有时他简直是在教化众生。《罗伯特·艾斯密尔》【《罗伯特·艾斯密尔》(Robert Elsmere)，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作家Mrs Humphrey Ward (1851~1920) 所写的社会小说】当然是部杰作，它是一部‘乏味类型’的杰作，英国民众对这种文学体裁似乎倒是倾心热爱的。一位有思想的年轻朋友曾说过，它使他想起了那种在虔诚的非国教教徒家庭的肉茶【英国人把有牛排、猪排等肉类的午后茶点称为肉茶(meat tea)】宴席上进行的交谈，诚如是也。事实上这种书只有在英国才会被出版。英格兰是迷途主张的大本营。至于那个太阳每天为之从东方升起的伟大的日益扩张的小说家流派【指现实主义小说家流派，所谓‘太阳每天为之从东方升起’是双关句，这里the East End又指伦敦东区的贫民区，贫民区生活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经常描写的题材】，关于他们只能说，他们发现生活是原始的，然后听任自然地让它粗陋下去。

“在法国，虽然没有出版过那种像《罗伯特·艾斯密尔》一样刻意表现沉闷的作品，但事情也好不到哪儿去。盖·德·莫泊桑先生以他那尖刻灼烈的讽刺和犀利逼真的手法剥去了生活仅有的破麻布片，向我们展示污秽的痛处和溃烂的伤口。他那过分渲染的小悲剧中的人物个个荒谬可笑，他那苦涩的喜剧没有人能真的笑出眼泪。左拉先生，忠于他在某个关于文学的宣言里所提出的‘天才人物不会有智慧’的崇高原则，决心向我们展示，即便他没有天赋可言，至少他还能做到乏味。在这一点上他是多么成功啊！他不是没有力量，其实有时在他的作品中（如在《萌芽》中）还真有些类似史诗的东西。可是他的作品完完全全从头错到了脚，不是错在道德观念，而是错在艺术手法上。从任何道德立场来看，它都恰好是它应该是的东西。作